

歷史空間

走進「民國之門」

（下）

張衍樂

一樓除各部辦公室及傳達室外，還有軍政府禮堂、都督會議室和都督會客室等。

軍政府禮堂在「山」之頂，原為諮議局議事堂，佈局典雅莊重，坡形地面，主席台設在北端，地勢最低，主席台下有座位132個。座位以講台為中心，呈扇形擺列，置有皮軟椅和弧線長條台。主席台正中掛着紅底、黑九角、黃星的「十八星旗」（十八顆黃星意謂山海關內十八個省份的炎黃子孫，紅底寓鮮血，黑色乃鐵，是武器，主題和象徵意義是十八省的炎黃子孫團結起來，以「鐵血」即武力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，「十八星旗」後來被定為「中華民國」陸軍軍旗。據介紹，1912年4月10日，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訪鄂期間，就曾在該處發表過演講。

都督會議室是都督召開會議的專門場所，許多重大軍事決策都在此形成。其中，長達41天的陽夏（陽：漢陽，夏：夏口，即漢口）保衛戰期間，黃興就曾在該處召開過軍事會議。

都督會客室是都督會客的專用場所。相傳1912年4月孫中山在鄂期間，曾在此接見過湖北軍政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代表。

二樓閣有都督起居室、侍衛官室、顧問官室、秘書官室等。其中，都督起居室置於二樓東端，當年的大都督湖北黃陂人黎元洪就住在這裡。

細說起來，黎元洪當都督的事，可謂「民國」歷史上最典型的「拉郎配」了。

武昌起義爆發後，身為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的黎元洪嚇破了膽，慌不擇路，一頭鑽到床底下，是起義軍士將他從床下硬拖出來的。黎元洪被拖出來後，渾身節骨，面無人色。這個表面「厚道」，暗中卻一向仇視革命，武昌起義前夕還殺害過送信新軍士兵的清廷鷹犬，誤以為軍士們找他算總賬來了。當他聽明白是要他出來主持大局，出任大都督時，他不僅沒有喜出望外，反而大喊大叫「莫害我！」那潛台詞其實很容易解讀：你們這幫亂黨，如此群賊無首，焉能成氣候？！黎元洪壓根就不相信起義會成功，因此不願就範。革命黨人無奈，只得將其軟禁於該室，對外則以他的名義發佈文告。其中最具有時代意義的是第一份文告，它宣佈廢除封建帝制，建立中華民國。黎元洪拒簽字印發，最後由革命黨人李鴻章代筆簽了一個「黎」字，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。

啼笑皆非之餘不禁悲從中來：「民國」締造者們似這般倉促起事，鬧到如此地步，其悲壯色彩何其濃重！「民國」先天之不足，也由此可見一斑。

侍衛官室正對都督起居室，侍衛官的主要職責，顧名思義當然是負責都督的安全保衛及飲食起居了。

與侍衛官室相鄰的顧問官室和秘書官室都是都督的幕僚機構。

顧問官由都督聘任，其職責是贊襄軍政，一批革命黨人和前清諮議局議員曾被聘為都督府顧問官。

秘書官是都督的重要辦事人員，由都督自行任用，其職責是整理都督府文書，保管文書關防。都督府的主要文件、公告、照會等均由秘書官起草。遭袁世凱暗殺的革命黨人宋教仁，曾在此起草了著名的《鄂州臨時約法》，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法典，後來成為南京臨時政府《臨時約法》的藍本。

一趟下來，遊客們似乎意猶未盡，不禁議論紛紛：「這就是『民國之門』的全部家當？」

那不絕於耳的褒貶，令我在樓內盤桓良久。是啊，堂堂一個開創新紀元的中央政府，多少風雲人物，幾多精英賢達，卻窩在這座樓內，合夥使用着那麼幾件老式辦公家什，以國人深入骨髓的「排場文化」看，實在有點不成「體統」啊！可是，也正因為這個「不成體統」，他們才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和不朽的口碑，精幹、簡樸、高效、廉價，那可是我們精神家園裡價值連城的寶貴財富啊！

東出「紅樓」側門，可見它後面有一組灰色的房子，那是議員公所，是當年諮議局議員們生活起居的場所，眼下正在復原維修之中。

「紅樓」前面，是起義軍政府大門，大門上懸掛着「辛亥革命博物館」匾牌，大門兩側各挑一面巨幅「十八星旗」，異常醒目。右門房上鑲有一黑色花崗岩方



紅樓外的廣場中矗立有孫中山全身銅像。

網上圖片
區，內容為「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」，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特為該館題書。

大門之外便是著名的同心廣場，「同心」之意，謂「兩岸一心，和平統一」。廣場中矗立有國父孫中山全身銅像，先生身着傳統的長袍馬褂，雙手自然下垂，左手拄拐杖，右手執禮帽，目光深邃，神態安詳。

步出「民國之門」的遊客湧向同心廣場，紛紛在「銅人像」前合影留念。不經意間，我忽然發現不少遊客忙着照相的同時，竟不時回首身後的「紅樓」。他們在想什麼呢？是不虛此行，還是抱憾不已？是讚美辛亥革命風雲激盪，還是歎息「民國之門」飽經滄桑？……

幾度風雨幾度春秋，開啟「民國之門」的硝煙雖然早已散盡，但武昌起義帶給中國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，影響是深遠的。別的姑且不論，僅就紫禁城而言，如果沒有武昌起義，也許今天那裡還端坐着一位統治天下的皇帝呢！因此，誰都無法否認，直至今日，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革命的影響之中。

然而，令人嗟歎的是，「民國之門」開啟之後，「民國」並沒有成為人們所期待的聖壇，而是因了一批批政客和他們所把持的「政府」，竟演變成了群雄四起，軍閥紛爭的道場，袁項城，黎黃陂，馮國璋，徐世昌，曹錕，蔣某……你方唱罷我登場，使中國陷入了表面上沒有皇帝其名，實際上卻人人競相爭當事實皇帝的局面。封建統治並沒有因「民國」而終結，人們意識中的封建幽靈更沒有因「民國」而消亡。民眾用和平、選舉的方式，來表達政治意願的要求一次次被槍桿子們說「不」，國人大失所望！

一個重要而殘酷的政治命題橫陳在中國歷史上：辛亥革命既成功了，也失敗了。

1939年，毛澤東在《青年運動的方向》中指出，辛亥革命「有它勝利的地方，也有它失敗的地方。你們看，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，這不是勝利了嗎？說它失敗，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，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」。

這決非「共黨」一家之言，「民國」精英亦作如是之論。

早在1930年，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何應欽（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），就曾在雙十紀念日中說過，「辛亥革命僅僅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，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，固然算是成功。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，究不能不謂為失敗。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，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，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」。

比何氏更早更權威的是「國父」孫中山。他在1919年（民國八年）10月10日的紀念文章中痛斥：「今日何日？正官僚得志，武人專橫，政客搗亂，民不聊生之日也」，「今日之民國，竟成亡國士大夫之天下也」！他還說，儘管「革命軍起矣，民國由之立矣，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，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」。

想到這裡，我似乎恍然大悟遊人在想些什麼：英雄的「民國」，可悲的「民國」，不捨的「民國」，一言難盡的「民國」……或許，海內外炎黃子孫的血液

中，大家都融有這樣一個「民國」情結？

「世界潮流，浩浩蕩蕩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」，孫先生的論斷，誰拗得過？！

■ 龔敏迪

郭氏和虢國之亡

按照《公羊傳》的說法：「虢謂之郭，聲之轉也。」古代郭和虢是可以通用的。但「郭氏之墟」的郭，和虢國卻是不同兩個諸侯國。西漢劉向的《新序》說：「昔者，齊桓公出遊於野，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。問於野人曰：『是為何墟？』野人曰：『是為郭氏之墟。』《元和姓纂》所說：「周文王季弟虢叔，受封於虢，或曰郭公。」這個郭公的虢國，則晚於郭氏之國。顏師古在注史遊的《急就篇》時說：「齊有郭氏之墟，蓋古國，齊滅之。」虢國，則是後來被晉文公滅掉的。

有趣的是，齊桓公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並不清楚，所以他還接下去問那個「野人」說：郭氏之墟怎麼會變成廢墟的？回答是：郭氏統治者喜歡善良有能力的人而討厭惡人。這就讓齊桓公迷惑了，這不是很好嗎？怎麼反而使國家敗落了？那人的解釋是：雖然喜歡善良的能人，卻不能採用親近他們，採用他們的意見；討厭惡人，卻不能遠離他們。所以最後給國家帶來了災難。於是齊桓公回去把這件事告訴了管仲，管仲就問他：「其人為誰？」齊桓公說：「不知也。」管仲就問他：你這樣做，不是和郭氏一樣嗎？於是齊桓公把那人找來，給予了他獎勵。

被晉文公所滅的虢國就更糟糕了，賈誼在《新書》中，總結虢國的滅亡的主要原因是：虢國國君驕恣自伐。說他：「諂諛親貴，諫臣誅逐，政治糲亂，國人不服。」晉國的軍隊打來時，虢國人當然就不願意賣命了。棄城而逃的虢君口渴了，車夫給了他清酒；餓了，車夫給他好吃的。虢君不禁高興起來，問道：到了這種地步，怎麼還有這麼多好吃的？車夫說：「儲之久矣。」這就不免又讓他覺得奇怪了，問道：「何故儲之？」回答是：「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。」難道事先就知道會如此下場嗎？那麼：「知之何以不諫？」於是車夫講了實話：「君好諂諛而惡至言，臣願諫，恐先虢亡。」早說了，恐怕早就沒命了！但他至此還不覺悟，還要對車夫「作色而怒」！車夫見勢不妙，立即改口幫他分析說：「君之所以亡者，以大賢也。」既然大賢，怎麼反而亡了國呢？車夫繼續說：「天下之君皆不肖，夫疾君。君子獨賢也，故亡。」這才讓他又高興起來，還感歎道：「嗟乎！賢固若是苦耶？」可憐他死到臨頭，還要聽諂諛之言，最後落得了一個「遂餓死，為禽獸食」的結果。

而作為勝利者的晉文公，也在思考虢國亡國的原因，一天，他在虢國故地問一個老人：「虢之為虢久矣，子處此故矣，虢亡其有說乎？」回答是：虢君既無決斷，又不能用人，這就是他亡國的原因。

晉文公回去時，把這事告訴了遇到的大夫趙衰，和管仲一樣，趙衰問他：「今其人安在？」晉文公說：「吾不與之來也。」趙衰說：「古之君子，聽其言而用其人，今之君子，聽其言而棄其身，哀哉！晉國之憂也。」於是，晉文公也找到那個老人，給了他獎勵。而齊桓公和晉文公都因為善於採納別人的意見，後來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

到了東漢時，桓譚的《新論》中，對郭氏亡於「善善而惡惡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，他說：「善善而不能用，惡惡而不能去。」的結果是：「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，則怨之；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，則仇之。夫與善人為怨，惡人為仇，欲毋亡得乎？」雖然看重善人，卻敬而遠之，不讓他們發揮作用，自然不是隱退就是跑到別處去了，他們看到政治成了幾個惡棍在一起做的遊戲，當然不願意參與其間；惡人知道自己終究是被鄙視的，他們深知：自己只不過是一時得到了做壞事的許可，那麼還有什麼顧忌？

曹操就說過：「進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；有行之士，未必能進取」，以為即使是惡人，只要在某一方面有長處就行。而那些本來不可能有資格擔當重任的人，一旦有了權力，自然就是小人得志無所不用其極了。然而，他們的無原則，無所顧忌，雖然看似可以像奴才那樣易於使喚、利用，但最終的失控卻也是難以避免的。因為這是一筆需要不斷追加投入的交易，最後總是超出了最保守的預算。

生活點滴

去過澳洲和新西蘭旅遊的朋友告訴我：別以為那裡是鳥國就能吃到生猛海鮮，沒有啦！鬼佬不准賣活的海鮮，超市也好，食坊也好，海鮮都是統一殺好了急凍的。

雖然如此，在悉尼街頭，我一進食坊就專揀點帶有海鮮字樣的餐式：海鮮意粉、海鮮焗飯、海鮮炒麵，都還可以，裡面的蝦很大，魚片夠嫩，魷魚圈也比香港的大而肥美。最抵食的是在曼尼海邊一間小餐館吃的海鮮藍（Scallop bakes），有魚有蟹，還有我最愛的筒仔，用蛋粉包裹着，炸得金燦燦，伴以各式青菜和薯條，堆起一大盤子，只收澳幣十五元，頃刻之間就被我消滅得片甲不留。

不過，最難忘的還是在朋友家吃到的鮑魚和龍蝦。那才叫真正生猛海鮮！

朋友住在一個名叫克洛伊頓（Croydon）的地方，是個華人與韓人聚居的社區。我們到的一天，他便向我們通報：晚上我做鮑魚仔給你吃。等到坐上飯桌，他把兩隻鮑魚仔端上來，我一看，頓時傻了眼，這哪是鮑魚呀，每個都有三吋大，六個就擺滿一大盤子，與香港和內地那種一口可吃一個的鮑魚仔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「活的。」朋友宣佈。
「不是說這活不准……」
「華人市場才不管。魚蝦龍蝦蟹龍蝦都是活的，當場殺也可以，回家自己殺也可以，當然不算三文魚，不過我們這裡的三文魚也保證比你們香港新鮮。明天你吃了就知道。」
「好真的吧？」
「還可以啦，像這麼大的鮑魚仔是三塊錢一個。如果是急凍成袋裝的那種，就更便宜了。對蝦呢？十到二十元一斤，兩公斤重的達爾文文肉，二十幾三十元一斤。」

鮑魚仔真是鮮美，在香港曾經在酒樓被人請吃過鮑魚，據說出自阿一鮑魚的真傳，加了各色佐料和雞湯精心炮製，每客兩三百元，跟眼前這隻是加了生薑和葱段清蒸的鮑魚，似乎也沒多大的差別。不，我反而覺得這種鮑魚才原汁原味，吃在嘴裡是一口的甜，我連吃三個，就着紅酒，醉了，不知是因魚還是因酒。

接下來的幾天簡直是一場海鮮嘉年華會，我最愛的海鮮全部到齊。八個一斤的大對蝦，一公斤重的達爾文肉，不用任何佐料都可吃的三文魚，肥厚鮮甜的生蠔，至於魚龍蝦青口啦，都還沒機會出場，因為我們肚子的消化力有限，而回程的機票早已買好，在此地停留的時間也是有限的。

來鴻

寂靜的戲台

在古老的大宅內，在黢黑的有雕樑畫棟的戲台上，青衣花旦正在想像後花園撲蝶。那乍現的春愁閨怨，如春水，在起落的水袖間，滲入台下微涼的青石地面。

那平常生活中永無機會上身的盛裝的行頭，那美得蝕人、被彩妝隆重推出的眉眼，那被脂粉藏起的今生，鬼魅一般，不似人間地勾人魂。

而台下的看客，個個引頸豎耳，臉上如同着了重彩的艷羨，分明把台上的角兒認作了下凡的天仙。那由看客和角兒合謀的濃縮的一生，在戲裡有板有眼地漸入佳境。將相布衣，愛恨情仇，因果報應，一齣戲罷，入戲的人要沉湎許久，才悠悠醒轉，如輪迴重生。收盡淚眼的看客，也許從此對身邊的人身邊的事多了份珍惜和知足。

其實大多戲迷都熟諳唱本，有的連唱、

豆棚閒話

都市報流行編故事

為了吸引眼球，招徠讀者，不知從何時起，一些都市報副刊開始流行編故事，尤其熱衷於編發那些濫情故事、偽情感故事。

有的作者，由於閱歷不深，對生活觀察不夠細緻，對人生缺乏真情實感，編出來的故事漏洞百出，寫出來的文字矯揉造作，悟出來的道理牽強附會，發出來的感慨自作多情。有的作者，為使自己編的故事見報，不是在文章的素材、語言和筆法上見工夫，而是挖空心思獵奇搞怪，不惜把親朋好友、左鄰右舍拉進來作踐，甚至拿自己以及自己妻兒老少開涮。違背常識

陸蘇

寂靜的戲台

小小的戲台，想像着它有過的繁華種種。太陽很慢慢地總算照着了院牆邊一株開着花的玉簪樹，軟軟的花香散開來。一個下午的過去鈍如抽絲，幾十年的滄桑卻可以快如刀鋒。

一隻雀雀飛來，落在台上了，叫了幾聲。不知牠唱的是哪齣。

花卉栽培的嗜好與癡迷。你如果想歪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怪不得人家，人家文章裡邊寫得可是正事。

都市報副刊屬於文學性質的版面，虛構故事原無不可，只要源於生活、高於生活，也是優美、情節感人，可讀性強，讀者也是歡迎的。但它畢竟不是「故事匯」，不該為博看點而媚俗，苟迎合以誤導，使得一些寫手競相效法編故事。

眾所周知，一個人的經歷再豐富也是有限的，並非是生活在故事的海洋中，所能編排出來有故事也總有枯竭的時候，而對人生與社會各種現象的思考和感悟卻是無窮盡的，可以通過編故事以外的各種文學體裁越趨越生動地加以表現。報紙副刊的編輯應通過選稿用稿的取向，在這方面多作一些引導。那些無病呻吟的濫情故事，那些玩弄玄虛的偽情感故事，不編也罷，不登也罷，不看也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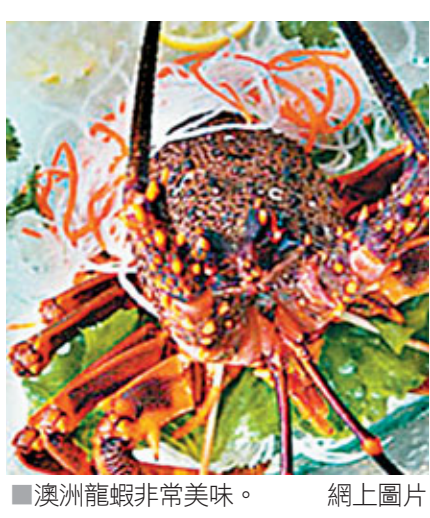
澳洲龍蝦非常美味。

網上圖片



寂靜的戲台。

網上圖片



網上圖片